

率领『华丽军团』介入也门内战

阿联酋国防部长穆罕默德·马克图姆其人其事

损失再大也不怕

2015年3月26日，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联军介入也门内战，支持哈迪总统与造反的胡塞武装作战。为了凸显海湾阿拉伯国家统一战线的号召力，阿联酋罕见地派遣一个装甲旅、三个战斗机中队和海军参战，出兵规模仅次于沙特，迄今已有超过70名阿联酋官兵（含外籍雇佣兵）阵亡。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披露，阿军在扭转也门战局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例如，2015年5月，当胡塞武装快要逼哈迪政府军赶出第一大港口亚丁时，阿联酋国防部长穆罕默德紧急派遣一支作战分队前往亚丁，分队由阿联酋总统卫队以及原本在阿军中服役的也门籍雇佣兵组成，装备清一色的美制“轻标枪”反坦克导弹等装备。在前线，他们成功消灭了胡塞武装的坦克分队，并用加密电台召唤联军舰艇进行舰炮压制，遏制了对手的推进。

7月14日到15日，又是阿军打先锋，发起“弓箭作战”，配合哈迪军队夺回整个亚丁港，其间阿联酋空军提供了136架次的近距离空中支援（CAS），整个战斗弥漫着浓厚的美式联合作战风格。亚丁收复后，阿联酋、沙特海军包揽全部海运任务，阿联酋海军甚至从本国国营海上挖泥公司转租了HSV-2“迅捷”号高速运输船（该船系挖泥公司向美国海军租借的），抢运军需物资，而一家阿联酋民营建筑公司承担了亚丁机场的重建工作，保证阿联酋和卡塔尔空军的美制C-17“环球霸王-III”运输机起降。

阿联酋介入也门冲突越深，所遭受的损失也就越大。众所周知，胡塞武装背后有伊朗撑腰，况且阿拉伯联军无力完全封锁也门海岸，胡塞武装利用也门北部山区节节抵抗，还不时打出“小高潮”。2015年9月4日，阿拉伯联军在也门马里卜省的兵营被胡塞武装发射的俄制“圆点-U”导弹击中，导致弹药库爆炸，45名阿联酋士兵、10名沙特士兵和5名巴林士兵死亡，这成为阿联酋建国以来最大的战损事件。2016年3月14日，胡塞武装宣布击落一架阿联酋空军的幻影2000战斗机，两名飞行员丧生。

更令阿联酋政府震惊的是，今年10月1日，胡塞武装发射“努尔”反舰导弹，击中在红海曼德海峡活动的阿联酋“迅捷”号运输船，现场引燃的大火把整条船烧得只剩下骨架，幸亏在

凭借雄厚的“石油资本”，人口仅550万的中东国家阿联酋维持着6.5万人的“华丽军团”，不仅武器装备之精良堪比美军，连军人待遇也让美国军人艳羡不已，以至于许多美国大兵早早退役，然后去阿军服务。

常言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阿联酋追随阿拉伯盟主沙特介入也门内战后，阿军也“闪亮登场”，虽然屡受损失，但毫无退意。身为前线阿军统帅，阿联酋总理兼国防部长穆罕默德·马克图姆表示，有能力赢得胜利。



附近巡弋的两艘美国军舰施救，才勉强被拖到厄立特里亚港口。阿联酋国防部长穆罕默德承诺会照价赔偿租赁方的损失，同时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非武装的民用船”，属于“恐怖行为”，但绝口不提该船帮助联军运兵的往事。穆罕默德多次表示，阿联酋战斗的决心毫不动摇，打出一个满意的结果。

维护国家统一

阿联酋由7个酋长国组成，穆罕默德来自其中的迪拜酋长国，1949年7月15日出生，是前迪拜酋长拉希德·阿尔·马克图姆的三子，其母是拉提法·阿尔·纳哈扬（阿布扎比酋长、阿联酋总统扎耶德的女儿），门第显赫。从4岁起，穆罕默德就接受正统的宗教教育，1955年以后相继在阿赫梅迪亚学校、卜派学校、迪拜中学学习，打下了良好的阿拉伯文化基础。

1966年，穆罕默德进入英国奥尔肖特蒙特军官学校（今并入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学习，毕业时获得英联邦“荣誉之剑”奖章，接着他来到意大利空军受训，获得飞行员资格。回国后，父亲任命穆罕默德为迪拜警察局长兼迪拜国防军司令。

1968年1月，英国决定从阿拉伯半岛完全撤军，之前受英国保护的7个酋长国决定组成一个新国家。当年2月，穆罕默德代表父亲与阿布扎比等酋长国代表签署组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协议。1971年12月2日，阿联酋正式成立，随即以阿布扎比国防军为基础组建联合国国防军。作为一种政治交换，实力雄厚的阿布扎比酋长国推举穆罕默德出任新国家的国防部长，并得到其他酋长国的支持。

阿联酋刚成立时，国内并不稳定，各部落为争夺绿洲和水源频生火并。1972年1月24日，沙迦酋长塞格尔·本·苏丹·阿尔·卡西米收买埃及雇佣兵搞政变，杀害酋长哈立德·阿尔·卡西米，穆罕默德急率联合国国防军平叛，维护了国家的安宁。

防长任内，穆罕默德经历过多次危机。1973年，日本JAL404航班从荷兰阿姆斯特丹起飞后被恐怖分子劫持，被迫飞往迪拜，由于穆罕默德坚持“不与恐怖分子谈判”的立场，结果该航班在利比亚上空爆炸。不过，他后来在KML861航班劫持事件中汲取教训，积极与三名劫机者谈判，最终争取到飞机安全降落，所有人质成功获释。1990年伊拉克人侵科威特，穆罕默德与总统扎耶德保持步调一致，指挥阿联酋军队参加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

除担任国防部长，1995年1月3日，穆罕默德被其哥哥、时任迪拜酋长麦科托米·本·拉希德·阿尔·马克图姆任命为迪拜王储。2006年1月4日，他接替去世的哥哥，出任迪拜酋长。2月11日，他被联邦委员会选为总理，仍兼任国防部长。多年来，穆罕默德积极为阿军装备更新奔忙，他批准了陆军进口388辆法国勒克莱尔坦克的申请，同意区区4000人的空军装备了79架美制F-16E/F和67架法制幻影2000战斗机，还为2500人的海军买来9艘隐形护卫舰，这些军购大手笔着实让邻国感到吃惊。 东旭



环球军情

美军情报领域发生转变 节能监控器材大兴其道



波音公司发展的无人远程艇

英国《简氏防务评论》报道，早在越南战争期间，广泛撒布的一次性传感器就成为美军监视越南游击队动静的重要手段，但由于传感器工作时耗能太大，它们往往只能工作几周乃至几天时间，因此持续监视效果不佳。

如今，美国国防部决策者重拾当年“广种薄收”的情报侦察套路，但是所选用的传感器载体却变成了风靡世界的智能手机。

目前，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向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投入巨资，支持该校科研团队开发超低功耗的节能监视传感器，这种传感器能够被集成到各种智能手机（如苹果、黑莓、三星等品牌）上，平时处于休眠状态，耗电接近于零，只在被外部震动、声、光、磁等条件触发时才会唤醒，一天的功耗不到10纳瓦。

加州大学研究团队称，在第一阶段，配备节能传感器的智能手机能迅速感知可疑车辆经过，到了第二阶段，它还能区分车辆的类型。至于第三阶段，它就能被特定的信号触发，对特定目标进行监听监控。

受到加州大学研究项目的启发，波音公司正在发展搭载低耗能传感器的无人远程艇（SHARC），它像声呐浮标那样由飞机投放，依靠海浪和太阳能提供能量，续航时间长达六个月之久。SHARC集成了多种传感器，所获取的海洋监控数据通过卫星实时发送到地面站，使美国海军能掌握海上和空中交通、识别敌我、观测水下声学、气象、水文等数据，并能及时发现重要目标并识别身份。

军情分析

西方制裁俄罗斯殃及印度海军建设

对致力于打造“远洋海军”的印度来说，从俄罗斯引进的“超日王”号航母及其配套的米格-29K/KUB舰载歼击机是无价之宝。可是，这对“宝贝”服役至今仍无法完全形成战斗力，印度国防部认为，这是美国、欧盟以及乌克兰都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军事技术装备造成的。

“整个西方关上大门”

英国《简氏海军评论》称，早在2014年初，乌克兰政府就宣布，因俄罗斯“侵占”克里米亚，乌克兰禁止向俄罗斯交付所有军需品。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表示，不再向俄罗斯出口任何武器，“尽管此举对公司造成损失，但也不会向对手供货，公司与俄罗斯的军技合作关系必须由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决定”。

与此同时，乌克兰外长克里姆金呼吁美国和欧盟“对俄采取最严厉的武器禁运”。2014年8月，美国



俄制米格-29K舰载机让印度海军很闹心

和欧盟启动大规模对俄行业制裁，与军事目的直接相关的商品及军民两用商品被列入禁运名单。俄联合飞机制造集团公司（OAK）一名代表承认：“整个西方对我们关上大门，技术、物资以及产品的禁运，使俄罗斯军品生产受到不小的影响。”

“万国造战机”倒了霉

在俄制出口型武器方面，受西方制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米格-29K/KUB舰载机，它是OAK下属米格公司在原有米格-29基础上专为印度海军研制的战机。2004年，

米格公司就与印度国防部签署销售米格-29K/KUB舰载机的合同。据悉，“特供”印度的米格-29K采用大量西方机载电子设备，而为俄海军提供的自用型米格-29KR中，所有外国产品都被本国产品替换掉。

《简氏防务周刊》指出，就电子系统而言，印度购买的米格-29K/KUB形同“万国造”，像“萨基姆-95”卫星导航系统和头盔瞄准具来自法国，电子战吊舱来自以色列，机载通信设备、无线电高度计及雷达报警器由美国提供。另外，机载火控系统还兼容部分西方武器。由于西方集体禁运，米格-29K/KUB的武器电子系统集成很不完善，印度被迫直接从西方进口相关部件，在本国完成集成工作，可是他们的集成能力又不如俄罗斯工程师，结果影响到印军对米格-29K/KUB的使用。目前，印军现役米格-29K/KUB实际性能比预想的低了21%-47%。

“电子软肋”被拿捏

美国“战略之页”网站称，俄罗斯是全球少数具有完整军工体系的国家，似乎不怕西方军事禁运，但从过去俄罗斯进口西方武器的清单显示，在高档装备方面，俄罗斯对西方的依赖是相当大的。CNN披露，欧盟国家仅在2013年就向俄罗斯出口5.83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外界认为，西方禁止出售成套武器装备，或许对俄罗斯伤害不大，但在电子设备方面的禁运会让俄罗斯很“痛苦”。瑞典学者魏泽曼表示，军用电子系统是俄罗斯能够被西方拿捏的“软肋”，“今天，俄军工综合体仍在大量使用包括英特尔或AMD芯片在内的西方大规模集成电路，尽管俄罗斯制造了一些兼容西方系统的芯片，但工艺十分粗糙，这意味着俄军在通信和指挥系统等方面与西方有较大差距”。 赵保华